



小草恋山

内 容 说 明

在祖国北面边疆美丽芬芳的哈那努都大草原上，有一个黑眼睛哨所，住着一对挺有意思的蒙族双胞胎男孩子，他们离开阿爸阿妈乘上嘟嘟嘟的大汽车，带着好朋友阿日斯龙小狗，到草原工作站姐姐那儿上学校。校长是研究蘑菇的专家，姐姐正研究小草“结婚”，都给 他们讲课，新鲜有趣的学校生活，使他们张开了理想的翅膀，幸福极了。可突然间，他们遇到了许多很古怪很离奇的事情……遇到了些什么事情？你们快自己看吧。

这部中篇小说的语言优美，有浓郁的儿童情趣和草原生活气息，情节引人入胜，人物形象都活灵活现。

封面、扉页图、插图、尾花：王临友

小 草 恋 山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房 山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98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5 \frac{1}{8}$ 插 页 2

1982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

1982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,001—34,000

书 号 10019 · 3313

定 价 0.46 元

献 辞

哦，春天来了，
你这萌发的、嫩黄的小草！

伴着飞来的鸿雁，
伴着疾驰的马蹄，
你很快就叶密枝繁，
伸向长天一碧。

被铁犁翻掉的你，
被野火烧焦的你，
没有一片叶子能承受露珠，
蝥蛄也离你远去……

然而，种子在地下，
——在温馨的母亲的怀中，
吮着清清的甘露，
被着怡怡的春风。

哦，无极的宇宙中只要日月永恒，
依恋山野的小草就会年年萌生！

——摘自草原工作站技术员龙棠的日记

有一座山崖叫做哈拉努都，这是蒙语，译成汉话是黑眼睛。山崖上住着一户牧民，一户牧民就是一处民兵哨所。这个哨所就叫黑眼睛哨所，它坐落在广阔的、柔和的、栽绒毯一般碧绿碧绿的草原上。

雨过天晴，草原真好看，更好看的是从哈拉努都山崖里钻出来的虹。九岁的乌力吉最喜欢虹，他多么想捉住它，就象捉一只羊羔那样呵。可他从来也没捉到手过，真是怪事！尽管怎么也捉不住，乌力吉他们的家，可是实实在在跟虹住在一起的。

乌力吉的弟弟叫多尔吉，他跟乌力吉是一胎双生的，今年自然也是九岁。这俩小家伙穿着一样样的天青色蒙古袍，镶着金条子滚边儿，扎着一样样的杏黄色绸带，腰上还带着个刀子。论个头儿，一般高；论长相，一模一样。他俩都胖敦敦的，黑红黑红的脸蛋儿，长了个四四方方的、很招人喜欢的大脑瓜。

阿爸和阿妈都夸奖乌力吉灵通，因为他会熬糊巴味儿的奶茶，会擀手指头粗细的面条儿。阿妈每天要到草地上去放牧，阿爸每天要到边境线上去巡逻，家里没人，全靠着乌力吉来掌管一切。阿爸和阿妈有时候带着亲昵的口气逗他：“乌力吉真不赖！能把奶茶熬成糊巴味儿，本事还不小哩。至于面

条儿，粗点儿更好吃。”多尔吉一听表扬哥哥就很不服气，每次都摩拳擦掌地要拿刀切面条儿，休想！哥哥小眉头一皱，把刀把紧攥在自己手里，他把揽着一切，不让弟弟瞎鼓捣。

多尔吉也真不争气，哥哥曾掏来一窝小颧蓝鸟，每天给它扑蚂蚱捉虫儿，好容易把它们喂大，却被多尔吉撒进树林子里去了。哥哥还捉住一只小刺猬，正喜欢得什么似的，也被多尔吉悄悄放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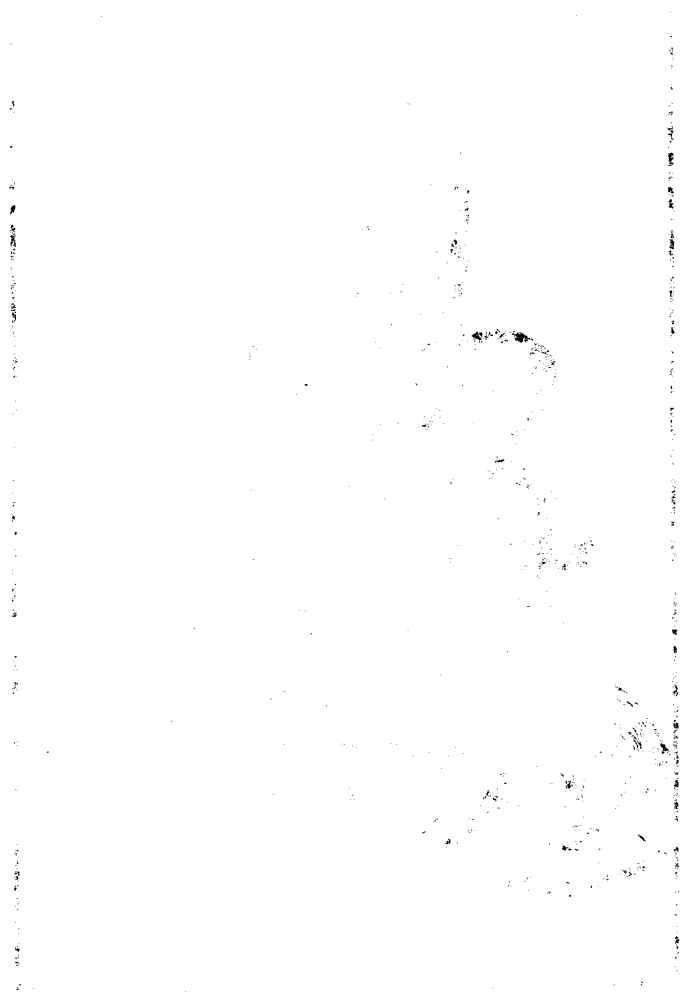
“多尔吉真笨！”哥哥噘着嘴生气，“你要是能长大那才怪哩！”

笨笨磕磕的多尔吉，也不说什么，不让擀面条就不擀呗，不擀更好，他可以跟他的好朋友阿日斯龙去玩。阿日斯龙是一条两岁的小黄狗，虎头虎脑的，在眼窝上面生着两个圆圆的黑点儿。阿日斯龙啥也懂，啥也会。它能看家、带路、上哨所瞭望、在边境线上巡逻，还会哄着小羊羔不哭，逗着骆驼羔撒欢儿。

谁要是把颧蓝鸟关在笼子里，闲着没事就去揉搓它们，多尔吉是很不高兴的。鸟儿也有妈妈，或许也有姐姐，都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哩。让它们痛痛快快地在天上飞该有多好，把人家关进笼子里干什么？谁要是满山坡逮小刺猬，捉弄人家小动物，多尔吉也是很很不满意的。小刺猬多好，它挺老实，不咬人，什么也不咬；当山果子熟透了落满草地的时候，它就来了一个就地十八滚，那么一骨碌，就把果子扎在自己满身的刺儿上，然后带回家里去慢慢地吃。这么逗人的小刺猬，你捉弄它干什么呢？

鸟飞了，刺猬放跑了，这很好。可是，寂寞呵！





在这黑眼睛哨所附近，绝对没一个小孩来跟他们玩，哈拉努都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家。他俩每天都呆在山崖上，或者跟着牛犊在草滩上跑。用柳条编成圆箍戴在头顶上（象解放军演习那样），拿木头枪和木头手榴弹对打，这种玩艺早就玩腻了。一对一地来摔跤呢？也不好，摔上火来就吵架。多尔吉尽耍赖，明明倒下了硬说他站着呢；乌力吉一生气就动拳头，那才不是好孩子呢！骑骆驼玩呢？也不咋样。谁骑那个玩艺，忽扇忽扇的，最没意思啦。那么，掐花玩吧，倒也不赖，草地上有火绒子花、猫眼睛花、鸽子花、铃铛花……啥花没有呢，可是，那是丫头们做的事，小子才不掐花玩呢，小小子希罕花干啥！好了，那就对着小草唱歌吧，乌力吉很会唱，弟弟多尔吉的嗓子就不怎么高明，那都没关系的，可着嗓儿唱吧。可是，小草没有耳朵，它能听见吗？看哪，大头盘羊走过来了，他俩撒腿就追；盘羊停下脚望着这俩四方脑瓜的孩子，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，然后又迈着正步悠然而去。地鹆也飞到水泊子边喝水来了，乌力吉端起木头枪瞄了好半天，只能是嘴里“当——啪啦”响一声，多尔吉扔出木头手榴弹，统共没有十步远；地鹆站在马莲墩上摇头晃脑的，它才不怕那个呢。实在没法了，乌力吉想去掏鸟窠，多尔吉说什么也不干，总是跟哥哥捣乱；再说现在捉鸟已经迟了，雏雀儿都羽毛丰满高高地飞了。那么，好，就跟黑头绵羊去玩吧，黑头绵羊斜眼盯着这俩淘气包，低下头直撞过来……

唉，寂寞呵！在这黑眼睛哨所里，一年四季也见不着人影儿，要是没有前蹿后跳的阿日斯龙，这一天接一天的日子可怎么过呵！

他俩有个姐姐叫龙棠，在很远很远的、象天边儿那么远的草原工作站工作。这个姐姐是他俩最亲的人，可是，真奇怪，有一年竟来了个脸上带着深深伤疤的老司令员，说是龙棠姐姐是他的孩子。在当时，乌力吉和多尔吉瞪着红红的眼睛，紧攥着拳头，眼泪哗哗往下流，阿爸阿妈却乐呵呵的，对那人特别亲热，还特地杀了羊，打开觥觥觥辣的烧酒坛子。龙棠姐姐又哭又笑，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，阿爸阿妈竟满口答应，允许姐姐跟着那个老司令员走。哼，家里出了这种事，乌力吉和多尔吉是不能不管的，他俩一人抡着个大木棒子等在大门口，准备把姐姐截下来，谁也不准把姐姐带走！可是后来，乌力吉和多尔吉都人事不省了，都睡着了，原因是他俩在存放奶食的那座小圆崩崩^①里又找到了一坛子酒，尽管那玩艺觥觥觥辣，哥俩儿都想着尝尝。于是，一个用筷子头蘸着嗦，一个用草叶儿蘸着舔，嗦着舔着，可就都不知道什么了。后来，姐姐走了不几天又回来了，姐姐还是他俩的好姐姐，只不过有时候就看看那个脸上带着伤疤的丑老头，那没啥，去看看他怕啥的。后来，姐姐就到草原工作站去工作了。

姐姐还说：她在草原工作站种了四十多种草，每天都“研究”。这也是怪事！草就是草呗，满山遍野都是，还“研究”什么呢？还种它干什么呢？可是，姐姐每次来信都把草原工作站夸得比一朵花还好，又是什么实验室啦，又是什么塑料棚啦，也不知道那是些啥玩艺。听说小草和小草还能结婚，真奇怪！肯定是姐姐哄弄人！乌力吉和多尔吉虽然不怎么相信，

① 崩崩，蒙语。一种简易的蒙古包，类似农村的圆仓。

姐姐的信却把他俩都吸引住了。

“到草原工作站去！”乌力吉天天喊着。一提草原工作站，小家伙就眯起眼睛笑，眉毛显见地向下弯弯着，胖脸蛋上出现了两个酒窝。

“去找姐姐呀！”多尔吉也不住嘴地叨咕，小鼻子尖上沁出了汗珠。

在乌力吉和多尔吉的心目中，草原工作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比山砬子好，比水泊子好，比各种花各种草好，比骆驼牛犊什么的都好。草原工作站肯定是象虹那样的东西，踩着那红红绿绿的桥走上去，谁也说不出来那该有多么美！呵！那遥远的、彩虹般灿烂的地方，紧紧地吸引住这两颗纯洁而好奇的童心了！



二

这一天，多尔吉一早就起来了。原因是有一群姑姑头鸟把他从梦中唤醒。快起来吧，花苞都露头了你还缩着头睡？快起来吧，好孩子才不懒惰呢。夏天凉爽的风等着给你带路，汨汨流淌的小溪等着给你唱歌，早晨的红彤彤的太阳正冲着你微笑哩。草原的夏天多么好，小牧人哪，赶快起来牧放你的畜群吧！

多尔吉从炕上蹦起来，光着膀子到沟里的小溪边洗了一阵，然后帮着打开羊圈门，憋闷了一黑夜的羊，象潮水一般涌出来，于是，铺满了艳红阳光的早晨，就充塞着咩咩的、快活的叫声。直到阿妈赶着羊到草滩上去了，阿爸背着枪到边境上巡逻去了，乌力吉这才伸伸懒腰爬起炕来。他爬起来不去洗脸，睡眼模糊地蹲到小狗旁边，拿着块奶豆腐逗小狗，小狗不要吃，他硬是掰开人家的嘴往里塞。阿日斯龙烦了，鼻子里发出“噗噜”一声响（这就是它抗议的表示），扭回头颠趾颠趾往山崖下走去了。它才不乐意答理乌力吉这样的淘小子哩。

忽然，正往前走的阿日斯龙警觉起来，竖起耳朵，瞪圆了眼睛，煞下腰，箭一般地蹿下山崖去了。在阿日斯龙的吠声中，山路上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，原来是草原工作站的站长郁森同志来了。

郁森同志虽然来过这个民兵哨所几次，却总是认不出来

这两个胖敦敦的小朋友到底谁是谁。他俩一模一样的四方脑瓜，真象是一个枝上开出的两朵花。

“你是乌力吉吧？”郁森同志看着腰带上别着木头手榴弹的小朋友问。

“谁说的？”多尔吉很不高兴，咕嘟着嘴，“你才是乌力吉呢！乌力吉有手榴弹吗？急红了他的眼，他也没咱这样的弹呀！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郁森说，“你是多尔吉。多尔吉小朋友，你阿爸在家吗？”

这工夫，乌力吉也“装备”起来及时赶到了。他学着阿爸的样儿，腰里缠着用旧布缝的“武装带”，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石头子儿，手里端着柳木做的“步枪”，一本正经地向郁森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我嘛，咋着？”

“啥咋着！”乌力吉挺着肚子，由于没穿蒙古袍而贴身的褂衩又太小，露出了黑黑的肚脐，“拿出来看看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边境通行证呗。”

郁森同志双手一摊，摘下前进帽，擦着黧黑面孔上的汗珠，牵着马，一摇三晃地往盘山路上走去。

“不行！”乌力吉急了眼，迈动两条胖胖的短腿紧往前跑，雄赳赳地挡在了郁森面前，小眼睛瞪得滴溜圆儿。

多尔吉这时也拔出了木头手榴弹，跟哥哥采取一致行动。他挺后悔，没有想起来第一个向这人要通行证，过会儿哥哥准

会剋他，说他不是个好民兵，稀里马虎！

郁森同志笑了：“我是草原工作站的嘛，跟你们的姐姐龙棠在一起工作嘛，怎么，不认识啦？”

“这是机(制)度呀！”多尔吉抢着说。“……严格的机(制)度！”乌力吉也抢着说。嘴里这样说着，两个小家伙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承认曾经见过这个叔叔。可那乌力吉却学着爸爸的样儿，硬是要坚持制度。

弄得郁森实在没法儿，从皮包里翻了半天，才算找出了边境通行证。乌力吉煞有介事地拿到手里看了一阵，其实看也是白看，他把通行证倒拿着。

郁森瞧着他那个样儿，忍不住笑了。连连说：

“好！好！跟你爸爸模范民兵仁亲一模一样。”

他端相着“全副武装”的乌力吉，端相着那用柳木做的枪、用杏木疙瘩削成的望远镜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我是来通知你们俩上学堂的。去年我就跟你们说过，草原工作站要办一个十年一贯制的专业学堂，先学文化，然后再学技术，从小就让你们了解改造草原的知识……。现在，这个学堂办起来啦，就要招收新生啦。我路过这儿告诉一声，明儿就要来汽车接你们。你们俩愿意上学堂吗？”

乌力吉和多尔吉都想起来了。去年，也是这个时候，蓝瓦瓦的剑草铺满了牧场，羊胡子草吐了穗儿，芨芨草都象牛犊那么高了。有一天，他俩磨缠着要跟着阿爸去巡逻，这是因为，乌力吉已经制成了木头枪，外带着杏木疙瘩望远镜，多尔吉也做了个笨头笨脑的手榴弹，自认为装备齐全，要当正式民兵了。可是，脾气挺大的阿爸却不许可，甚至连正眼也没瞅他们一

下。爸爸骑的那峰骆驼就更气人，它对着这哥俩儿翻翻粉红色的眼珠，摇摇头，嘴里还挺香地嚼着什么玩艺，就那么大模大样地驮着阿爸走了。

唉，多么伤心呵！

就在这时候，郁森同志来了。他跟阿妈讲了好半天，说是明年就可以让两个孩子上学堂了。

“啥学堂，叔叔？”乌力吉好奇地问。

“念书，学文化，学科学技术，长大了好建设我们草原。人家县城的孩子，七岁就上学堂了。”

“学堂在哪，叔叔？”多尔吉紧接着问。

“就在草原工作站。咱们跟珠尔沁大队共同筹建。”

从这天起，乌力吉和多尔吉心里就都装着个学堂。上学堂去，跟姐姐在一起，他俩都是很高兴的，甚至乐得手拉着手蹦了一阵子。可是，问题随着就来了，学堂里有木头枪吗？有“放眼睛”（望远镜）吗？没有吧？那就太没意思了！再说，多尔吉能把阿日斯龙带去吗？要是不让带，那跟谁玩呢？

现在，郁森同志把缰绳往马鞍轡上一搭，就坐在路旁的石头上，从皮包里拿出了许多照片，喜孜孜地给这两孩子看。乌力吉瞪着溜圆的眼睛，腮上的酒窝更深了。多尔吉想要抓一张，伸伸手又缩回来，没敢动。

郁森叔叔一张一张地给他俩解说那些照片，哪个是学堂，哪个是实验室，哪个是制种场，等等。两个小家伙指指点点地问，兴奋地喊着。

“叔叔，怎么还有飞机？飞机是干啥的？”

“飞机嘛，是用它播种草籽儿的呀。”

“叔叔，怎么还有这么大的海子？”

“那是草原水库。”

“水库里怎么还有药房？”

“那是闸门，浇灌草场用的。”

“闸门是啥？”

“闸门就是闸门呗。”

“咦，电线上怎么串着那么多糖葫芦？”乌力吉两脚一并跳起来，瞪着小鹿般的眼睛：“叔呵，那些糖葫芦甜不甜？”多尔吉认真地问，他觉着挺奇怪。

郁森叔叔笑了：

“多尔吉，你就认吃。快找你们的阿爸阿妈回来，好打点一下穿的戴的。”他又拍了拍乌力吉的头顶，“大轿车中午就到，你俩就要离开家，到广阔的草原上去看看了。”

郁森叔叔骑着马走了，乌力吉的心就立刻长上了翅膀。从相片上来看，草原工作站可是太美了，为了学文化，学科学技术，长大了象姐姐那样在沙漠里种草，就是扔掉了木头步枪什么的也算不了啥事。

乌力吉把弟弟拽到跟前，认真地问：

“你说，这个学堂，咱是去好还是不去好？”

闷了半天，多尔吉坚决地摇摇头，说：

“我想呢，还是不去……”

“怎么不去？郁森叔叔说咧，姐姐也说咧，咱们小孩就该学文化……”

多尔吉闷着头不说话，有心上学堂吧，实在舍不得小狗阿日斯龙，也舍不得自己的木头手榴弹；有心不去吧，小草结婚

的那些稀奇的事可是老早就吸引着他。

乌力吉轻声细语地跟弟弟商量，甚至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——木头望远镜，也舍得给弟弟玩了。

“多尔吉，咱俩还是上学堂吧，给你‘放眼睛’玩玩，噢？玩吧，玩吧！”

多尔吉很高兴，急忙把哥哥的望远镜罩在自己眼前。呀！眼前一片漆黑，木头眼镜，它看不透。

“啥破玩艺！”多尔吉恼了，想起自己眼馋了好久的“放眼睛”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心里头实在扫兴。他把那东西顺手一扔，咕嘟着嘴说：

“谁稀罕！”

“啥？”乌力吉火了，赶紧捡起木头望远镜来，心疼得红了脸，“咚！”给了多尔吉一拳。

多尔吉也不示弱，立刻扑上去薅住了哥哥的裤腰带。于是，哥儿俩就难解难分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阿爸骑着骆驼回来了，阿妈骑着马回来了。两口儿都得到了喜信：草原工作站就要来汽车接他们的孩子上学堂了。

阿爸背着自动步枪，挎着武装带，摆动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，走过来给乌力吉和多尔吉劝架。当他知道了两个孩子为什么争竞起来的时候，就笑着问：

“你们想看看真的望远镜吗？”

“看——”一声欢呼，两个孩子都跳起来了。

阿爸把望远镜给乌力吉和多尔吉看，还蹲在他们身边，替他们拿着。

864794